

← (上接5版)

而在面对学术史的时候,他也同样不改实事求是的态度。但这样就会影响到对下一本语法的评判,这本语法就是引起争议最多、被世人普遍认为毫无价值的《中国官话》(Fourmont 1742)。因为雷慕沙指责傅尔蒙大量抄袭万济国,而既然甲柏连孜手中没有万济国的语法,他又如何判别抄袭行为是否属实,以及抄袭的程度究竟怎样呢?除非是不经思索,照单接受雷慕沙的看法,但甲柏连孜似乎有所保留。在这件事情上,甲柏连孜照样很认真,态度相对谨慎。后世的大多数学者喜欢拿傅尔蒙当剽窃的典型例说事,而其实无非是在痛打落水狗,绝少有人会动真格,拿《中国官话》与《华语官话语法》做个比较,然后再决定是否参与笔伐。

甲柏连孜写道:

《《中国官话》》这本书据说不折不扣是那本西班牙人著作的翻版,只是添加了汉字而已。可是很多字出了错,而选对的字则是从其他书上抄来的。……这本语法的标题虽然叫官话,实则讨论的并不只是当代通行的语言;它里面含有许多属于古文的东西,与现代语言毫无章法地混在一起。如果我的印象是正确的,那么傅尔蒙应该并不缺乏知性和天分(Verstand und Begabung);他所缺少的是汉语的实际知识(Sachkenntniss)。在那些并没有被指剽窃的场合,他的处理手法有时候非常聪明,但首先也表现得是一个会动脑筋的人(der Denker),而不是一个真正懂行的人(der Kenner)。他的汉语语法是按照拉丁语法的样式设计的,几乎没有举出真正能够说明问题的例子……(Gabelentz 1878: 602-603)

这段话说的事情,看起来是一件,都是针对傅尔蒙其人其书,实则涉及三个方面,需要分别开来:

第一,“据说”如何如何,这应该是在引述雷慕沙的说法。雷慕沙在《汉文启蒙》的前言里对早先的几部汉语语法做了评判,甲柏连孜认为他的

看法绝大部分是正确的,包括对傅尔蒙的批判。但他终归没有读到万济国的语法,所以只能称“据说”。

第二,批评傅尔蒙:(1)混淆官话与文言;(2)搬用拉丁语法模式。这的确是傅尔蒙语法的两大弊病。翻开《中国官话》,我们会看到书中罗列了大量的文言虚词,逐个注音和释义,完全是在白费力气。至于套用拉丁语法,倒不是傅尔蒙一个人的过错,而是早期研究者的通病。卫匡国(Martino Martini, 1614—1661)作《中国文法》(成稿于1650年代,见Martini 1998),万济国著《华语官话语法》(1703),在描写汉语的名词、动词时也都使用了变格变位表。

第三,指出傅尔蒙欠缺汉语知识,但不缺乏推理的能力和和分析的本领。明明说要考察官话,结果却杂入了文言,恐怕就是因为对官话缺少感性认识。论学习汉语的环境,傅尔蒙根本无法与卫匡国、万济国、马若瑟(Joseph-Henry Marie de Prémare, 1666—1735)等在华传教士相比。实际上他几乎没有接触过官话口语的机会,除了与留居法国的黄嘉略(Arcade Hoam-gé, ?—1716)有些交往之外;而黄嘉略是福建人,官话是否熟练也很难说。

上述二、三两点,是知识、认识的问题,要与袭取分开。后世学人谈及傅尔蒙,往往是一顿嘲讽了事。可是事情没有这么简单,不像小孩子看电影,分出坏人好人就有了结论。甲柏连孜比较客观,他的那段话里,令我们尤其感兴趣的是这样一个判断:“在那些并没有被指剽窃的场合,他的处理手法有时候非常聪明。”这就等于说,甲柏连孜相信傅尔蒙语法并不是从头到尾都在剽窃,而可能局部有所发明;只不过因为缺乏汉语知识,傅尔蒙的发明大都不可取。甲柏连孜这样说,有没有道理呢?如果说傅尔蒙没有完全剽窃,那么他自己的发明,他的聪明和知性,表现在哪里呢?可惜甲柏连孜就此打住,没有继续往下说。但我们相信,他不是随口说说而已,应该有他的理由。

雷慕沙对傅尔蒙的指控

当年雷慕沙这样斥责傅尔蒙:

就《中国官话》来看,再没有比它与万济国的语法更叫人吃惊的雷同了。这种相似不仅在于章节的标题,而且在于选用的例子,直到每一小节内例子的安排。由同样的词和词序构成的同样的语句,出现在两部语法书中,以至严格说来傅尔蒙的语法只不过是万济国语法的拉丁译本(une traduction latine de celle du P.Varo)。……文献史上的这一特殊事件不能放过不提。首先,它让我们看到有一部汉语语法不能作数,因为傅尔蒙的语法只不过是《华语官话语法》的抄本或翻译(une copie ou une traduction de l'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a);其次,它揭露了《中国官话》上多得无法计数的严重错误缘何而来。万济国神父没有为汉语的词汇和句子配上相应的汉字,可是他从头到尾给予了注音,标写了声调。傅尔蒙倒是添上了汉字,但在选择发音相同的汉字时却一再弄错。显然,当他需要例证的时候,他所依据的是用拉丁字母转写的语句,而不是直接从汉语文本中取用。(Abel-Rémusat 1822: xiv-xv)

《中国官话》与《华语官话语法》的确有大量雷同,雷慕沙的指控无疑可以成立。章节相似倒不是有力的证据,因为两部书都是基于拉丁语法模式,按欧语语法习见的词类框架来布局。但是同一小节内的例证完全一样,而且排序也相同,就无法用巧合来解释了。比如在《华语官话语法》第十一章“构句方式”的第三节里,有这样五个例句(Varo 1703: 69-70):

(1)gò tǎ tǎ ' tiě xū.[我读他的书。]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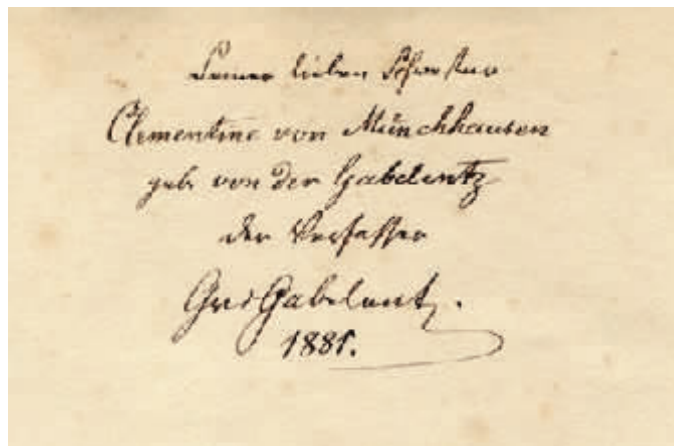
(2)gò ù nì iě puèn xū.[我与你一本书。]

(3)iě puèn xū gò ù nì leào.[一本书我与你了。]

(4)gò míng nì tūn 'g tā ' kiú'.[我命你同他去。]

(5)gò tūn 'g nì hoéi chě ' ché kó kī mù.[我同你会吃这个鸡母。]

关于第三句,万济国补充说:宾语“一本书”可以提前至句首出现,但这种句式不常见。然后我们翻开《中国官话》,第五卷“论句法”有一小节叫“论动词的句法关系”(De Syntaxi Verberum),傅尔蒙列出了四个句子,与万济国的例句不仅完全一样,居然连排列的次序也



甲柏连孜《汉文经纬》(1881)的题献页

相同,只是省去了第三句(Fourmont 1742: 226-227):

(1)ngò tǎ t 'ā tiě xū.[我读他的书。]

(2)ngò yū nì yě puèn xū.[我与你一本书。]

(3)ngò míng nì t 'ūm t 'ā k 'iū.[我命你同他去。]

(4)ngò t 'ūm nì hoéi c 'hě ché kó kī mù.[我同你会食这个鸡母。]

在同一话题底下,引例举证如此相像,判定为剽窃绝无疑问。当然,一边袭取例证,一边补写汉字,这后一项工作应该为傅尔蒙记上一功。上引万济国的例句,本来只有西班牙文注音,如今方括号内列出的汉字均为《华语官话语法》英译本(2000)添加。最后一句中的字音 chě',万济国标有送气号,写为“吃”应无疑义,但傅尔蒙当年写为“食”,也不算离谱。将注音逐个准确地还原为汉字,这项工作有相当的难度,傅尔蒙极有可能是靠黄嘉略的帮助才做成了此事。我们今天看《中国官话》所载的汉字,有些页上很简单的单词接连出错,有些页上较复杂的句子反而能写得精准,优劣好坏相差很大,不像是一人所为,个中的原由已很难理清。

有雷同,有不同

倘若一部《中国官话》处处这样,那么它就真如雷慕沙所说,是《华语官话语法》的抄本或拉丁译本了。不过我们再来看一组例子。《中国官话》第五卷的第三节(Fourmont 1742: 260-262),论及“敝、贱、寒”三个字;《华语官话语法》第十四章“礼貌用语”底下的第五节,也专门讨论这三个字,而且排列顺序相同:

“敝房”,即拙荆,对人谦称自己的妻子。万济国把这个词直接译为 mi mujer (我的妻子),而傅尔蒙除了逐字对译(pí | contemptibilis | 敝, fām | domus | 房),还略有加工,先说直义,再举转义: id est, domus

mea. vel uxor mea (即,我的房子;家;或,我的妻子)。

“敝治、敝士、敝乳母、敝乡亲、敝邻”五例,系傅尔蒙添加。最有意思的是“敝质”,《华语官话语法》英译本对这个词的还原有误。万济国提供的注音是 pí chě', 释义为 mi dignidad (我的官阶或职位,英译 my rank),汉字当写为“敝职”。反倒是傅尔蒙写对了,也许背后有高明指点。

“敝堂”,乍一看也为傅尔蒙所补,实则不是。万济国在本节的收尾处写道:“寒”一词只用来称呼自己的家,即‘寒家’。如果想表达‘我的教堂’一义,我们就不能说‘寒堂’,而要‘敝堂’。”傅尔蒙的解释是:“‘敝堂’,即‘我的教堂’(拉丁文 aula mea, 法文 mon Eglise)。这是传教士们的说法,他们不说‘寒堂’,其本义为‘寒冷的殿堂’。”他并没有中国生活经历,然而引述的内容却如此具体,所根据的应该就是万济国的语法。

至于“贱”、“寒”二字,傅尔蒙的五个例词与万济国所举一模一样,袭用的可能性颇大。就以上一组三个字来看,傅尔蒙同样既有袭取又有发明,但因为没交代材料来源,也就落下了口实。无论如何,说《中国官话》只是万济国语法的抄本或拉丁译本,是过激了。雷慕沙自己在《汉文启蒙》的官话篇里,讲解“敝”、“贱”二字时各引了四个词(Abel-Rémusat 1822: 124-125):

敝国 敝姓 敝友 敝同年
贱恙 贱房 贱手 贱名

比较万济国、傅尔蒙所用的例词,一眼可识大半雷同,而雷慕沙也并未说明这些例子的具体来源。

傅尔蒙的发明: 无用的和有用的

看来甲柏连孜说得对,有些地方傅尔蒙并没有照抄万济

谦称	万济国的例词	傅尔蒙的例词
敝	敝邦、敝国、敝省、敝府、敝县、 敝处、敝位、敝姓、敝徒、敝友、 敝房、敝妾、敝质	敝处、敝省、敝治、敝国、敝士、 敝乳母、敝乡亲、敝邻、敝友、 敝房、敝妾、敝职、敝堂
贱	贱恙、贱体、贱名、贱房	贱恙、贱体、贱房、贱名
寒家	寒家	寒家